

王散木 著

南方故事

王散木 题



王散木作品选集



Wangsanmu zuopin xuanji

(小说卷)

台海出版社

王散木 著

南方故事

李家欣



王散木作品选集



WANGSANMU ZUOPIN XUANJI

(小说卷)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散木作品选集·南方故事/王散木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80141-868-5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②
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1781号

南方故事——王散木作品选集（小说卷）

著 者：王散木

责任编辑：禾 月

装帧设计：王 立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

E-mail：th-cbs@163.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东莞市长丰制版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6.375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80141-868-5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上辑：短篇小说

春妮的梦	1
噉人	4
骚包	9
银花	15
捉奸	25
老婆，请你看紧我	28
代价	32
初夜	41
短痛	45
彷徨	50
粉色威胁	53
俘虏	56
合租	59
畸恋	62
纠结	67
可心	70
困惑	73
离不开你	75
两难	78
后妈	82
起火	88
容姐	91
礼貌性上床	93
遭遇“女警”	96

目 录

Contents

上错床·····	111
实习老师·····	114
酸涩的禁果·····	119
陷阱·····	123
新欢旧爱·····	129
虚惊一场·····	133
悬疑·····	136
眼儿媚·····	140
一夜情人·····	144
一支口红·····	147
醉汉·····	150
雅兰的途中糗事·····	152
呻吟·····	154
二扯活遇上老公安·····	159

下辑：中篇小说

村后，那二十三座坟茔·····	162
高三以后·····	177
乳房的忧伤·····	216
“不要叫我叔叔·····”·····	236
圈套·····	255

春妮的梦

生活在农村的春妮，看到村里的年轻夫妇都去南方打工，挣钱在家里盖起了二层小楼，她也非常羡慕。他们说在城市里打工挣钱虽然辛苦，但比在家里种地强多了

确实，地里的收入只够生活的，辛辛苦苦忙活一年，剩不下多少钱。于是，春妮和老公商量着去南方打工，趁年轻多挣点钱，留着给孩子以后上大学用，就这样，他们把儿子送到婆婆那里，然后拿着卖猪的一千多元钱，又东拼西凑了一千元，怀揣着梦想南下打工去了。

那年春天，春妮和老公来到东莞，一切都很新鲜，但物价也高得吓人，房租更是贵得离谱，他们不得不在偏远的地方租一小房子，这一间只比双人床大一点的小屋一个月就要300块，加上买点日用品什么的，一头猪的钱就快花没了。

当地人都说这里是镇区，让春妮看着还不如俺内地农村好，道路坑坑洼洼的，房子那么小不说，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去厕所还要跑那么远。

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们继续留在这个城市打工赚钱的梦想。努力了一个月，终于找到活了，春妮给一户人家当保姆，早去晚回的那种；老公去工地干活，而且管吃中午饭，所以他们也就晚上回来做一顿饭吃而已。

就这样，他们的工资也还是可以存下来不少，加上春妮和老公都很

节俭，干了四个月，他们就存了差不多一万元，比在家里一年挣得还多，这让春妮闲暇时忍不住又开始了做梦。可是，接下来的一件事彻底打击了春妮，使得她放弃了继续在城市里赚钱的念头。

房东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离异少妇，姓田，春妮她们都称呼她田姐。田姐没工作，她有政府的补助，还有收房租，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她衣服穿的倒是挺干净，经常换新衣服，还整天叼着小烟四处溜达，不过屋子里的卫生却不怎么打扫，弄得乱七八糟的。

但田姐对春妮他们还是挺好的，不但把厨房用具给他们用，还把自己不穿的旧衣服也给了春妮，有的根本就没穿过。因此，春妮做好了饭菜也会时常叫田姐过来吃，偶尔春妮还会帮她收拾一下屋子。

据说田姐还有个女儿，但她说因为婆婆家嫌弃她没有能生个儿子就故意刁难她，不让她们母女见面。春妮觉得她也蛮可怜的，就越发当她是亲姐姐一样对待了。她也对春妮两口子比其他租户要好得多，经常格外照顾着。

2

只是，田姐有时候穿得实在是太露了，她那一双坚挺饱满的乳房总是像要跳出来一样。有时候，星期天春妮他们都休息，大家会在院子里一起洗洗衣服聊聊天。

田姐呢，就像是故意的，穿着低胸裙子，拿着芭蕉扇坐在院子里乘凉，两腿故意分开坐在那里，隐约可见各种花色的内裤，而且还时不时地摸摸自己的胸部，感叹自己的日子真的太寂寞、太无聊了。

偶尔还会唠叨着对春妮说，妹子你可真幸福，天天晚上睡在男人的怀里。这个时候，春妮就很尴尬地笑笑，随后就拽着老公回屋去。

可有一次，春妮进屋拿个衣服架再折回时，却意外地发现老公竟然直视田姐的胸部和那个地方，而且似乎两眼冒光，而田姐也更加肆无忌惮地将腿抬起来放在了小石桌上，眼神里全是情欲的意味。

春妮赶紧喊了老公几声，他才无可奈何的样子回屋里去。更让春妮没想到的是，趁春妮午休的时候，老公又大着胆子跑到了田姐的屋子里。耳尖的春妮因为听到了床吱嘎吱嘎的特有声响，而且还隐隐约约听到了老公的笑声。

于是，春妮被迫从梦中醒来，有种不好预感的春妮顺着声音寻去。在田姐的门前，春妮听到了屋子里传来淫荡的笑语以及老公那熟悉的喘息声。

那一刻，春妮恨不得闯进去杀了这对狗男女，但理智告诉她，不能这样做。于是，带着悲愤的心情，春妮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由此，她终于明白田姐对他们那样好，其实都是因为看中了自己的老公。

老公终于在快吃晚饭的时候回来了，看到春妮愤怒的眼神，他似乎明白了什么，想辩解但被春妮制止了。春妮拿起已经收拾好的包裹，只留下一句话：“我先回家，三天后如果你不回去，你永远都见不到我和儿子了。”说完，便拿起包裹转身离去。

坐在回家的列车上，春妮知道自己这么做似乎有点过分，而且也不晓得老公会不会在三天后如自己所愿回到家里；但春妮也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也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春妮可以容忍贫困，可以容忍吃苦，但却无法容忍婚姻里有出轨的瑕疵。当然，如果他愿意回头，春妮还是会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而原谅他这一次，但是，再有下一次，就如春妮所说，永远都别想再见到我和儿子！

有时候，幸福其实就是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无关金钱，无关其他。

嘍人

4

“谁偷了我家的鸡啦……放了它呀……要是纂起来不还我就要嘍唠……”这末尾的“啦”“呀”“唠”字音拉得特别长，时高时低，抑扬顿挫，荡漾在傍晚宁静的空气中，钻进家家户户的门缝，时断时续地传送到人们的耳朵里。这是张庄的马桂花又开始嘍人了——她可是嘍死人不偿命的主儿。（嘍人：豫南方言，骂人。）

这似乎是张庄的规矩，丢了东西的人家凡泼辣的女人都会扯开嗓子嘍，因此，这里的人们便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相反，不会嘍人的女人反而被人看成闷鳖。

这些撒泼嘍人的女人大多都是三四十岁左右，精力旺盛，声音洪亮，一张口就荤素不分，鸡巴屁啊一片明。站在村前坡地上，盲目地对着人家大门，散着上衣最上面的两颗纽扣，微露着乳房，一本正经，专心致志地骂上一通。有的身旁还跟一条看家狗，或立或卧，竖起耳朵，威风凛凛，同它的女主人一样，注视着前方的一动一静。

女人所嘍的内容，要么是一只鞋子，要么是一顶帽子，要么是一只鸡鸭，要么是菜园笆子上一根丝瓜，要么就是树上的一个桃子……同一骂语，同一声调，一遍一遍地，不厌其烦。实在没有反应，没人搭理，然后就像小石子投进湖水，激起了两圈三圈水纹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每当这个时候，嘍人的女人会自行偃旗息鼓，打道回府，小狗也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或欢快地跳到前面，随女主人离去。

女人嘍过人之后总还要照例到处寻一通，鞋子帽子有的放忘了地方或丢在回家的路上，鸡鸭有的卧在自家的猪圈或鸡窝里；再看看丝瓜仍挂在篱笆上，桃子似乎也没人动过。

“还是要嘍人，嘍出来了心里才舒坦。”这是很多爱嘍人的女人的口头禅。

张庄半数男人是寡汉条子。荒岭秃山，田地瘠薄，外村的大闺女都不愿意嫁到这里。每逢邻村有迎亲的鞭炮噼里啪啦地连声炸响时，张庄的这些寡汉条子们就会像赶闲集一样，跑去凑热闹、蹭喜酒，仿佛自己也能跟着过一把娶亲的瘾，吃喝闹房完了回家后依然钻的是自己的冷被窝。

庄上偶尔娶进个新媳妇，寡汉条子们一个个围着新娘子打转，寻找蹭油吃豆腐的机会。我们老家那里新媳妇过门，三天不分大小、不论老少，随你是谁，都可以去闹房，就是小小出格也无人责备。于是一些青壮男人们，拥拥挤挤，相互推搡，故意蹭新娘子的酥胸肥臀，被男人们占了“便宜”的水灵灵新娘子，最多脸儿红一下作羞涩状，反正你看着吃不着，馋死你个饿鬼色鬼。有脸皮厚的男人还故意碰新娘脸蛋，偷拧新娘的屁股。这些寡汉条子们乐此不疲，笑浪喧哗声此起彼伏。新娘子也就在男人们的逗趣“熏陶”中日渐大方“开化”，慢慢地什么屁啊屁的这些粗俗的字眼脏话也敢在人前人后说了，嘍人也成了促进女人开化的一种方式，因此，张庄的男人对嘍人的女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宽容大度。尤其是那些寡汉条子，他们不仅不责备，还当成了一种寻开心的方式，有的往往还学着嘍人的女人的腔调接下话茬：“是我偷了哟……藏你那里了（一边用手指着女人身体中间的部位），我来帮你掏出来还给你呀……”每逢此时，嘍人的女人便会一边继续地嘍她的鸡呀狗的，一边嘍接嘴的男人：“妈屁，你来掏老娘试试。”嘍着嘍着，嘍人的女人就不嘍她的鸡呀狗了，会跟这男人真真假假嘍一通，慢慢就消气不嘍了。

当然，也有例外的。有些女人不会嘍人，所以她们嘍人往往是走走过场，站出去“呀……呵呵……”一阵子就收了场。这大半是出嫁时间不长、年龄在三十以内的，因为她们原来在娘家为闺女时是不好意思说有粗俗字眼的脏话的，必须嫁了人历练几年才敢开口。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她的婆婆是喜欢嘍人的泼辣女人，一定会嘍自己的儿媳妇是“闷

鳖”、“沁头驴”。

我们那儿还有“昂头老驴满山跑，沁头老驴得饱草”的说法，是说那些嘴上没收管的泼辣女人（“昂头老驴”）一般不容易出轨，而表面文静的女人（“沁头驴”）内心才更饥渴更想弄出点儿动静。于是，一些心性不正的家伙有事没事常常爱缠着这样的女人打俏皮，对她们人前说粗话勾引，人后献殷勤接近，想方设法去试探那女人到底骚不骚。时间长了，也就把那娘儿们心里撩得毛焦火燎，慢慢地也就把持不住了。这时，打俏皮的男人就开始动手动脚，女人开始还会嘍一句“死鬼，弄啥子”，然后遇到合适的机会便半推半就了。

其实，有的“昂头老驴”照样“得饱草”，马桂花就是。她是张庄最会嘍人的女人，扯起嗓子一套一套的，就像唱山歌，四言八句，押韵流畅，淋漓尽致，没有哪个女人敢跟她吵架，就是她那嘍人出了名的婆婆也不敢惹她。

6 这晚，家家户户早已点亮了煤油灯，桂花还在庄东边的斜坡上高声大语的嘍人，说是鸡让谁偷了。正巧，她的远房小叔子、寡汉子张二狗从东边郑围子喝喜酒回来，于是走到桂花身边接茬浪笑着说：

“嫂子啊，鸡在我这里，给你，自己掏。”并用手指着自己的裆下。

“妈哩个屁，让你占便宜，来，我来掏！”桂花说着，真的伸手去抓二狗的裤裆，身边的小花狗也摇着尾巴看热闹。

“哎呦……真拽？”二狗的那东西真的被抓住了。

其实，桂花没使劲，二狗的那东西竟胀大了起来，桂花仍然没松手。

二狗感觉有戏，但还是不敢直接轻易对嫂子下手，就故意装腔作势：“哎哟哟，疼死我了……我亲亲的嫂子，再不松手，我咬你妈头子了。”（妈头子：豫南方言，乳房。）

“你咬，你吃，那你就是我儿子。”桂花顺口占了二狗一句便宜。

“我做儿子，我甘愿做儿子。儿子还要搂着他娘睡觉。”二狗大胆了，真的一转身从背后把桂花给搂住了。

女人嘴上不说话，身子也没反抗，二狗就把这娘们的腰紧紧搂在怀里，一直推到坡下更背静的地方就地坐下。小花狗见两人坐下，也顺势卧在不远处的斜坡上。

桂花不叫不闹，是应允了。二狗在心里说。

反正天黑，不会有人经过，不会有人看见。二狗更大胆了。桂花从一开始就是被二狗从背后抱着的，一直没松手，她的背一直紧贴在二狗温热的胸脯上，两人坐到地上时，她那肥大的屁股就势坐在了二狗的大腿根上，两腿叉在二狗两腿的外边，二狗的那玩意儿正像棍棒似地硬硬地顶着她的屁股，两个大乳房也被二狗交叉在她胸前的两手紧紧地抓着。桂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并伴有轻微的呻吟声。二狗知道是时候了，于是先猴急地褪下自己的裤子，又伸手就去拽桂花的大裆裤子。那年月女人很少穿内裤，所以二狗抓在手里的女人裤裆早湿了。那时候男人女人穿大裆裤子的裤腰上都是没有裤祥的，所以没用解腰带，这女人很配合地一瘪肚子，裤子就被二狗迅速拽掉了。两人没费吹灰之力，就这么坐着顺利地进入了情况。仰面半躺的二狗双手不停地搓揉着桂花那白嫩酥胸，喘着粗气，任凭坐在胯上的桂花猛烈扭动；桂花下身疯狂扭动的同时，双手也死死地扳紧二狗两条粗壮有力的大腿，恨不能把二狗全吞进肚里去。一阵狂风暴雨之后，两人瘫软在斜坡上。

“我真的很要吃你妈头子。”二狗嘴唇对着桂花耳朵怯怯地说。

“怕过路人会看到。”她的声音也怯怯地，像是从地底发出的。

“看不到。”

“能看到。”

“没人会来的。”二狗缠着不放。

“有人来。”

“那……回家去？”

“不，到林子去。”

林子离坡地几十来步远，再进去几百步的深处，是一片坟地。没有月亮的晚上，初秋的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四下里不时闪烁着磷火，阴森森的，平时任谁一个人都不愿意这个时候来这里。此时，被欲火烧烫的二狗与桂花哪还管得了这些，别说孤魂野鬼，就是天王老子，也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

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又一轮撕咬交缠，两人最后都精疲力尽了，二狗还打起了微鼾。桂花一激灵，忙起身穿好衣服整理好头发，摇着二狗的胳膊说：“死鬼，快起来，耽误这么长时间，该回去了。”

“不想动弹。”

“这里有孤魂野鬼。”

“感谢孤魂野鬼。”

“该回去了。”桂花催促。

“亲嫂子，什么时候再过来？”二狗厚着脸皮问。

“妈逼，就想占你老娘的便宜。”说着，桂花伸手在二狗大腿上拧了一把。

“哎呦……日你妈，刚吃了老子的肉，翻脸就不认人了。”

“说！庄上的人都恨我嘍死人不要命，你敢招惹老娘，就不怕老娘翻脸不从，嘍你人老八辈，上门砸你锅碗瓢盆？”女人问。

“不怕，看你平时那骚样，就知道你不会翻脸。再说，我喜欢听你嘍人，跟唱歌一样，开心。”

“去你的……”女人正要说下去，突然听到有叫喊声，仿佛是叫自己的名字，便止住声，示意二狗也不要说话。

“桂花——”林外真的传来桂花男人张大驴的喊叫声。

8 桂花又示意二狗先不要动，然后快步向庄子走去，提高嗓门平静地回答：“我在这里……”小狗也跟着她跳跃着往家里跑。

“大黑天到野林子里去干什么？”双方走近了，男人问。

“找围巾。”

“围巾丢在那里了？”

“嗯。”

“找着了？”

“找着了。”女人拿着扬了扬。

于是，刚给男人戴了绿帽子的桂花像没事儿人似的，带着男人张大驴和狗，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

骚包

9

我早就知道张熙熙这婆娘是个骚包，整天不做家务，还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家里洗衣做饭的活儿全都是她老公陈东在做。

这幢1960年代的老楼就有这个好处，只要站在二楼的外廊上，一楼各家的基本活动尽收眼底。我就是平常在那儿吸烟时，才发现这一不正常现象的。

我们这幢楼居住的，大都是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厂里干部和工龄长的职工都住进了新楼，对于我们这些刚进厂两三年的来说，能有个这样的窝儿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因为都是年轻人，所以彼此来往较随便。我跟几个小爷们儿时常聚在一起打麻将喝大酒，兴起时，免不了要提起张熙熙和陈东，然后嘻嘻哈哈地嘲笑他们一番，一致认为小陈同志太不爷们儿，简直给男人丢份子。

但是我们的老婆却不这么认为，尤其我老婆小丽同志，整天在我耳边旁敲侧击，目的在于要我向陈东同志学习，业余时间多做些家务。我耐心开导她，大丈夫是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是用来洗衣做饭的，一个大男人围着锅台转，久而久之必然丧失斗志，成为精神上的阳痿，再说，也不利于老婆的长足进步。

小丽同志一听，立马把大嘴撇到左耳根上，随后痛斥我巧言善辩。还鄙夷不屑地说，我看你将来到底能有多大出息，会不会像唱豫剧那样

出将入相。

我挨了训斥，心下不由得更鄙视张熙熙的老公，不但鄙视，甚至潜意识地有些愤恨——你他妈整天模范丈夫做着，你心甘情愿给女人当牛做马也就罢了，却让我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跟着受冷言冷语，良心大大地坏了。

除了对陈东不满，我对他老婆也有意见。很显然，造成这种局面，她也难辞其咎。所以，每次下楼上班碰见张熙熙，我都不很愿意让她跟我同行。当然，不愿意归不愿意，可不能表露出来。

我掩饰得肯定很成功，否则张熙熙不会一边跟着我走，一边不停地卖弄风骚，脸上带着极其妩媚的笑，说话的语气极尽柔与嗲，想必跟她老公在床上也未必会这样。有一次裙带开了，她还娇滴滴地把手里攥着的手帕塞给我说，来，帮我拿一下。然后挺起胸脯低下头，背过双手去系那带子。搞得老子一瞬间欲念丛生，很想伸手帮她系上，然后顺便摸摸她的肥屁屁。

10

晚上回到家里，想起张熙熙的风骚，我忍不住跟小丽同志说，张熙熙迟早要给她老公戴绿帽子。小丽同志立马警觉起来，咋啦？莫非你有啥企图？我急忙辩解说，我才不会喜欢那种懒婆娘呢。小丽同志听了，就又一本正经地说，懒没什么呀，会犯贱就行，那样床上才舒服啊。我听这娘们儿越说越下道，就赶紧顾左右而言它，此后再也不敢提这事了。

说张熙熙将来会红杏出墙，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出于一种强烈直觉。我分明感觉到，她其实对老公并不满意，别看他不但承包了全部家务，还对她那么百依百顺。从张熙熙跟我一起上班，闲聊时的话里话外，我知道她其实很看不起这种胸无大志、只顾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男人。

已婚女人往往都是这样，容易得陇望蜀，导致怨气冲天，对自己老公永不知足。张爱玲在《红玫瑰，白玫瑰》中，曾骂过男人贪得无厌，有了红玫瑰又想白玫瑰，反之亦然。其实大多女人也是这样，只是她们自己时常意识不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总喜欢拿别人老公的优点长处，与自家老公的缺点短处相比，然后整天唠唠叨叨地抱怨这儿抱怨那儿。

张熙熙是个大俗人，自然也难免俗，只是上学时迷恋过琼瑶小说，

才搞得自己总是貌似春水伊人。不但如此，还有过之。每次上下班途中跟我谈起陈东同志，都是一副自怜自艾、春闺怨妇的神情。从抱怨他不爱学习不求上进，只知道做家务带孩子，一直到没有性格，一扁担打不出个屁等，让我觉得这女人简直太骚包，得了便宜还卖乖。早知如此，不如让组织上把她配给杀猪的，稍不听话就赏她一顿拳脚，再不服气就把她当上好的猪肉切了。

更过分的是，有一次，她居然把自家老公不解风情的事都跟我曝了出来。这让我立即怀疑到，她肯定是在夜深人静时候，隔着楼板偷听了楼上的地动床摇和小丽同志的欢快吟唱，心里一下子严重失衡了。

张熙熙跟我说这些，让我隐约感到多少有点儿勾引的意味。这可能并不是有意的，她估计还没那胆量跟我家那母老虎小丽同志争男人用。但是这种潜意识的流露，更说明这女人骨子里是不安分的，小腹内部肯定时常涌动着春潮，红杏出墙肯定是早晚的事儿。

有个夏天的午后，我休班在家，抱了宝宝在楼下玩耍。正玩得开心，张熙熙突然从一楼的家里钻了出来，匆匆忙忙去关她家厨房的窗子。这时候老子才发现，这娘们儿下面居然只穿了件肉色半透明的尼龙瘦身内裤。虽然不是三角形的，但也足够震撼了。我两眼发直难以转睛，隐约看见两瓣屁股间还有条狭长的暗黑色地带，开始还以为是内套丁字裤，随后才醒悟到，那竟是幽深肥美的臀沟。我的妈，老子鼻血几乎要喷了。

张熙熙假装转身后才发现我们父子，急忙打了招呼就返回室内，随后套了件黑色超短筒裙再次返回来，正对我蹲在地上跟我聊天，裙底春光仍然一览无遗。她用那种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配合着不时的美目流盼，打我怀里的宝贝儿子入手，从孩子到家庭，从家庭到婚姻，从婚姻到爱情，从爱情到两性，足足跟我聊了半小时，直到她家宝宝睡醒，从床上摔到地上，发出哇哇大哭的声音，她才急忙跑了回去。

她离开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因为裤子里有个东西早已站起来了。

张熙熙不仅喜欢跟我，还愿意跟小丽同志聊天。她跟小丽聊天时，除了羡慕小丽有个前途无量的老公，抱怨自己老公是个窝囊废，还时常说些女人间私密的话题。比如，听说小丽生孩子时是顺产，她就惊讶地说，干嘛要顺产呀？我就特意做的剖腹，撑大了，男人会不喜欢的。听

说小丽的姐姐对小丽如何如何地好，就羡慕得了不得，转而抱怨起她的姐姐对她如何刻薄。还说，有次去她姐姐家洗澡，要出浴时才发现浴巾忘在外面，她就喊她的姐夫，要他帮忙递进去。结果她姐姐就跟她翻了脸，死活认为她有勾引姐夫之重大嫌疑。

小丽同志跟我说起这事，把我笑翻在床。小丽见状就骂，说我这人脑子里忒淫秽，一定在想象些什么下流的事儿。我笑着问她，假如你是她姐姐，我是她姐夫，你会怎么认为这件事儿？她听了，也就噗哧一声跟着笑了。

住进这幢老楼的第二年，我被厂里光荣提干，从生产一线调进机关工作。不久，就搬进一幢新楼里居住，此后上下班就几乎再也碰不上张熙熙。你还别说，总碰不见她，起初还真有点儿不适应，但是随着工作忙忙碌碌，也就没有时间去想些闲事儿，也就逐渐淡忘了这个时常让我流鼻血，偶尔还会让我笑翻的女人。

大概一年以后，有天晚上，小丽同志神秘兮兮地跟我说，老娘今天碰见张熙熙了，她跟我聊了大半天，你知道她怎么了吗？我笑着问，怎么了？不会是真的红杏出墙了吧？小丽点头说，是的，真的不幸被你言中啦。随后就给我讲起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原来，张熙熙这娘们儿，自从我离开生产一线，就跟她老公闹着也要调离。她老公被逼无奈，只好找人送礼，费了好大周折才疏通了关系，把她调进了经营部，让她乐颠颠地干起了坐办公室的工作。

经营部经理和副经理都是五十多岁的老男人，这个年龄的男人正处于垂死挣扎期，家里的女人又已人老珠黄，所以，一般都是最贪淫好色的。张熙熙的到来，无疑相当于在两只饥肠咕噜的老虎前，投放了一只肥美的小母羊。而且，这只羊不仅年轻漂亮，还很懂得卖弄风骚。于是，两只老虎就不可避免地进行明争暗斗。争风吃醋的过程中，张熙熙这娘们儿倒捞了不少好处。这些好处不但包括金钱和物质的，还包含精神层面的。

两个平日人模狗样的领导，居然能为自己掐起来，让张熙熙这骚包很兴奋，再也不用抱怨这儿抱怨那儿了。每天精神百倍如沐春风，早晨一走进办公室，男同事都会冲她暧昧地点头微笑，女同事都会低头偷偷撇嘴，这让她内心很是满足也很是自豪。如果不是那次部门聚会出了事故，这种好日子还会照旧继续下去。